

小学语文精品文库 第二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ShiZenYangLianChengDe (全译本)



[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全译本)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邢茹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译本/(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邢茹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7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2辑/程怀灵主编)

ISBN 978 -7 -5402 -1989 -5

I. 钢... II. ①奥... ②邢...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228 号

书 名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责任编辑 里 功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泽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325 印张

字 数 202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5402 -1989 -5

定 价 108.80 元(全十二册)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自身生活经历为基本素材撰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尼古拉·阿列克赛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生于工人家庭。他16岁参加红军,20岁加入俄共(布)。在国内战争中受重伤,健康逐渐恶化,最后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病榻上历时3年写成了不朽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的另一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反映乌克兰人民在内战时期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因作者逝世未能完成。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过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生活历程,展现了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和战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广阔图景,显示了青年一代在斗争中献身革命的精神。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名著,其取胜之处不在于语言的优美,不在于情节的曲折,而在于真实的记述所体现出来的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以及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和人生价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

了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人们阅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书中的情景，书中的人物，都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给读者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保尔·柯察金精神成了时代的旗帜，他的形象早已成为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学习的榜样。

保尔精神永放光芒。

编者

第一部

“节前去我家补考的人，全都站起来！”

穿着法衣、颈项上挂着沉重十字架的、虚胖的神父，凶狠地扫视着全班同学。

六个学生应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神父那对小眼睛盯着他们，凶相毕露。孩子们一个个惶恐不安地看着这个穿法衣的人。

“你们坐下。”神父朝那两个女孩子挥了挥手说。

她们连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又盯住了四个男孩。

“你们这几个活宝，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站了起来，推开椅子，来到紧靠在一起的四个孩子面前。

“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低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烟。”

神父的脸涨得通红。

“混帐，不会抽烟，那么是谁往面团里撒的烟末儿？都不会抽烟吗？那好吧，我们现在来看看！快把口袋翻过来！听到了没有？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

神父认真地翻看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缝，想找到些烟末儿，可是一无所获，他便转身面向第四个孩子。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破旧

的灰衬衫，蓝裤子的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怎么跟个木头似的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小孩恨透了神父，看着他，闷声闷气地说：

“我没有口袋。”他摸了摸那缝死的袋口。

“嗯，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糟蹋了复活节的面团吗？你以为你这次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宝贝，这次可饶不了你。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求情才留下你的，这次不会啦。给我滚！”他用力揪住那孩子的一只耳朵，将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清楚，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校门。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这件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时，他亲眼目睹保尔将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家准备做复活节糕点的面团上。

保尔被赶出来了，他坐在学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想，这可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天天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为他操心受累，这回该怎么对她说呢？

想到这里，泪水哽住了他的喉咙：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全怪这该死的神父。我怎么会给他撒上一撮烟末儿呢？那都是谢廖沙让我干的。他说：‘来吧，我们给这讨厌的老家伙撒点儿烟末儿。’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谢廖沙倒一点儿事也没有，我呢，看来肯定要被开除的。”

保尔跟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了仇。一天，保尔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把他留在学校，不许他回家吃饭。又怕他一个人在空教室里捣蛋，就将他带进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教室后边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和地球差不多，听到这儿，保尔惊奇地张着大嘴。他觉得很奇怪，差点站起来说：“老师，这和圣经上说的可一点也不一样啊。”可是害怕老师罚他，就没敢问。

神父经常给保尔的圣经课打五分。他把祈祷文和新旧约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关于这件事保尔

打算向瓦西里神父请教。等到下回上圣经课时，神父刚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许可后，他站起来说：

“神父，高年级的老师为什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不是圣经上说的五千年……”瓦西里神父那刺耳的尖叫声打断了他：

“小混蛋，胡说什么！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吗？”

还没等保尔答话，他的两只耳朵就已被神父揪住，头被狠狠地撞到墙上。一分钟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父推到走廊上。

保尔回到家，又被母亲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来到学校，请求瓦西里神父让保尔回校。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既恨他，又怕他。保尔从不容许别人对自己稍加侮辱，更不会忘记神父那顿无端的毒打，只是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瓦西里神父常常欺负保尔，为了些琐碎的事情，动不动就将他赶出教室，有时一连几周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所以他只好在复活节前和其他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去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时，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然而神父立刻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沮丧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却又没有办法帮助保尔。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的窗口伸出了头，他那低沉的声音吓了保尔一跳。他嚷道：

“让柯察金立刻到我这儿来！”

保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教员室。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目光呆滞，他瞧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保尔。

“他几岁啦？”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好吧，留下他吧。条件是这样：每月八卢布工钱，当班时管饭，上

班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但不准偷东西。”

“噢，不会的，老板，决不会偷的！我担保。”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

“那今天就让他上班吧。”老板吩咐着，又转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边的女招待说：“齐娜，把这小孩子带到洗刷间去，让佛罗霞给他安排活儿，顶替格里什加。”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食堂，走向通往洗刷间的旁门。保尔在她后面跟着。母亲一边紧跟着，一边小声嘱咐保尔：

“保夫鲁沙（保尔的昵称。——译者注），可要好好干嘛，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走儿子后，才向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一张桌子上堆满了盘碟与刀叉，有几个女工在那儿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餐具。

一个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的男孩子，长着蓬乱的红头发，正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

洗餐具的大锅里的开水正冒着热气，搞得整个洗刷间雾气腾腾的，刚进去时，保尔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面前，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刚来的小伙计，给你们，打算顶替格里什加。你给他安排活儿吧。”

齐娜转身指着那个叫佛罗霞的女工告诉保尔：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她就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一边轻声回答，一边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佛罗霞，等她说话。佛罗霞擦了擦额上的汗，从头到脚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仿佛在估量他能干些什么，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一种十分悦耳、深沉的声音说：

“小兄弟，你的活不难，就是每天早上要准时烧热这个大铜壶，要让里面的水一直开着，你得自己劈木柴，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还有，忙的时候，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拎出去。小兄弟，你的活儿挺多，够你忙的啦。”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的方言，重音放在字母“a”上。

她说话的口音、微微翘起的鼻子和泛着红晕的脸，让保尔感到有些高兴了。

“看来这位大婶还挺好。”保尔心里这样想，便壮起胆子问佛罗霞：

“我现在该做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儿，洗刷间里女工们响亮的笑声淹没了他最后的话。

“哈哈！……佛罗霞捡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比谁都起劲。

因为全是蒸气，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实际上佛罗霞才十八岁。

保尔觉得挺不好意思，便转身问那个男孩子：

“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只是笑嘻嘻地说：

“还是去问你的大婶吧，她会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帮忙。”说完，他就转身向厨房跑去了。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洗餐具的女工说：“过来帮我擦叉子吧。你们干吗笑得这么欢？这孩子到底说了什么好笑的？”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说：“给你，用牙咬住一头，另一头用手拉紧，在这上面来回地擦叉子齿儿，要擦得一点儿脏东西也没有。这儿对这件事可较真儿啦，老爷们都要仔细查看叉子，万一找到一丁点儿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马上就把你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理解。“老板不是刚才雇我的那个男人吗？”

那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你不了解，这儿的老板只是个摆设，一个窝囊废。这儿的事情全是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天出门了。干几天你就会明白。”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各自端着一大摞脏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长着一副四方大脸的人说：

“加紧点儿啊。十二点的班车眼看就到了，可你们还这样磨磨蹭蹭的。”

看到保尔，他问：

“这是谁？”

“刚雇来的。”佛罗霞回答。

“哦，刚雇来的。”他说。“那你可要小心着点，”说着他将一只大手压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搽到那两个大茶炉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什么时候就得有，可是，你看，一个火已经熄了，另一个也只剩一点儿火苗。今天先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懂吗？”

保尔没说一句话，就去烧茶炉了。

保尔就这样开始了劳动生活。这是他第一天当工人，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卖力。他心里明白，这儿和在家不同，在家可以不听母亲的话。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话，就得吃耳刮子。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住炉筒，用力向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机，那两个可以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闪出火花来了。随后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进污水池里，把木柴添到大锅下，又把湿抹布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直到深夜，疲惫不堪的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那个上了年纪的洗餐具女工阿尼西娅，瞅着他走后关上的那扇门说：

“嗨，这孩子有点怪，你看他干活跟疯子一样，准是走投无路才到这里来的。”

“是啊，这孩子真不错，”佛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别人催。”

“干干就会偷懒了，”鲁莎反驳说，“开始都很卖力……”

保尔忙了一整夜，已经疲惫不堪了。早上七点，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接班的，这是个眼神放肆、圆脸的男孩子。

男孩子看到一切都弄妥当了，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很傲慢的架势，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用不容争辩的语气说：

“喂，小子！记好了，明天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是七点换班嘛。”

“谁想七点换班，就叫他七点换班好了，可是你得六点就来。如果再啰嗦，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小子，刚到就摆臭架子。”

刚刚换了班的洗餐具的女工好奇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谈话。那孩子

蛮横的腔调和故意找碴儿的态度激怒了保尔。他向前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抽他一个耳刮子，只是怕第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没有动手。他板着脸说：

“火气不要太旺，不要吓唬人，否则，会够你受的！明天早上我七点来。想打架，我奉陪，如果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方朝大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看着怒火冲天的保尔。他根本没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好吧，走着瞧吧。”他含糊地说。

第一天总算平静地过去了。当保尔迈着大步回家时，觉得自己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换取了休息的人。他如今也是劳动者了，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白吃白喝的人了。

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边懒懒地升起。保尔家的小屋很快就在眼前了。看，就在眼前了，就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边。

“妈大概刚起床，我呢，才下班回来。”保尔这样想着，加快了步子，嘴里吹起口哨。“离开学校还不算太糟糕，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你好好读书。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正想着，已经到家了，当推开小门时，又想起来：“对，还有那黄毛小子，我一定要打他的狗脸，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煮茶，一看见儿子就慌忙地问他：

“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着的窗子望过去，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后背。

“是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不走了，以后去调车场干活。”

保尔犹豫不决地推开了房门，走了进去。

那个身材魁梧、背对着保尔坐在桌子旁边的人，转过头来，从浓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望着保尔，这是哥哥的眼睛。

“哦，撒烟末儿的英雄回来了？了不起，你干的好事！”

保尔明白，和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肯定不妙。

“他已经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次阿尔焦姆会对我又打又骂的。”

保尔有点惧怕阿尔焦姆。

然而阿尔焦姆显然没打算揍他。他两肘支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一种既像嘲弄、又像蔑视的目光注视着。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了，所有功课都学会了，如今做起洗餐具的活儿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瞅着地板上破损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琢磨着那个突起的钉头。阿尔焦姆站起来，到厨房里去了。

“看来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时，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询问保尔课堂上发生的事。

保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现在你就这么不争气，将来怎么得了呀？”母亲心事重重地说。“咳，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到底像谁啊？上帝啊，为了这孩子，我受了多少罪啊！”她抱怨着。

阿尔焦姆把喝干了的茶杯推开，对保尔说：

“听到了吧，弟弟。以前的事别提了，今后你可要当心，干活儿不要耍花样，该干的，都得干。如果你再从那儿被赶出来，我一定饶不了你。你记住，不要再让妈操心了。你这个鬼东西，走到哪儿闹到哪儿，四处捅娄子，如今该收心了。等你干够一年，我就想办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个学徒，一辈子给人家洗餐具，能有什么出息。得学会一门手艺。你现在还小，再过一年，我一定替你申请，或许调车场会收下你的。我已经调到这里，以后就在这里干活。别再让妈伺候人家了，她给各种各样的混蛋弯腰已经弯够了，不过保尔，你要记住，今后要好好做人啊！”

他站起来，挺直了魁梧的身躯，穿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对母亲匆匆说了一句：

“我有点事，出去一个小时。”说着，一弯腰就过了门楣，走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走过窗前时，他又说：

“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营业。

谢佩托夫卡是六条铁路线接轨的中继站。车站里总是人头攒动，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时，才能稍稍清静两三个小时。这个车站，成百辆列车进进出出，从前线的这一方面调到前线的那一方面。从前线运来不计其数的伤兵，而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一样，不断地运往前线。

保尔在食堂干了两年，这期间他看到的仅仅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特别繁忙。二十几个人在那里干活，十个堂倌在食堂和厨房间穿梭般地跑来跑去。

这两年中，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人也长高了，变壮了。这两年，他受了许多磨难。在厨房里当厨子的下手，被煤烟熏了半年，后来又被调到洗刷间，因为那个有权有势的厨子头讨厌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经常打他耳刮子，他担心保尔哪天会捅他一刀。如果不是保尔很卖力，他早就被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最多，向来不知道疲倦。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就跟个疯子似的，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一会儿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去。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喧闹的餐厅安静下来，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么”呀“九”呀地大赌起来。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摆着很多钞票。看见这么多的钞票，他毫不奇怪，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班就能够捞上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一次给他们半卢布或一卢布是常有的事，接下来，他们就大喝大赌。保尔憎恶他们。

“这群该死的畜生！”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每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而我只挣十个卢布；可他们一昼夜就捞进那么多，怎么赚来的呢？也就是来回端端菜盘子。他们有了钱就喝掉或者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和那些老板没什么两样，是另一种人，是他的冤家对头。“这帮下流东西在这儿侍候人，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有钱人似的在城里摆阔气。”

他们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有时也把养得肥胖的老婆领来。“他们的钱也许比被他们侍候的绅士还多。”保尔这样想。他对

每夜发生在厨房的暗室里或是食堂的仓库里的事情并不大惊小怪。他明白,那些洗餐具的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愿意为几个卢布就把她们的肉体出卖给在食堂里有权势的人,那么她们在这儿是干不长远的。

保尔已经看到了生活的最深处和最底层。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新生活,可朝他袭来的却是腐烂的臭气和泥坑的潮气。

阿尔焦姆打算把弟弟推荐到调车场去当学徒,然而失败了,他们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孩子。保尔期待着有一天能摆脱这地方,调车场那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已经深深地吸引了他。

保尔常去看阿尔焦姆,和他一起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活。

在佛罗霞离开食堂后,保尔感到异常烦闷。

那个面带微笑的、活泼的少女已经不在这儿了,保尔这才深刻地体会到他和她有着多么深厚的友谊。如今呢,早上来到洗刷间,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的吵骂,他就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虚和寂寞。

夜间休息时,保尔给大锅下边的火添上木柴,就蹲在敞开的炉门前,眯起眼睛看火。炉火烤得他挺舒服。此时洗刷间里只剩他一个人。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上,他想起了佛罗霞。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那是个礼拜六,夜间休息时,保尔顺着梯子到下面的厨房去。出于好奇,在拐角处他爬上柴堆,想看看仓库,因为赌钱的人一般都聚在那儿。

他们赌得正在兴头上,激动得满脸通红的扎利瓦诺夫正在坐庄。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保尔回头一看,普罗霍尔正在下楼。保尔赶快藏到楼梯下边,让普罗霍尔走进厨房去。楼梯下边很阴暗,普罗霍尔看不到他。

当普罗霍尔转弯向下走时,保尔看到了他的大脑袋和宽肩膀。接着楼梯上又传来匆忙的、轻轻的脚步声,保尔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普罗霍尔,等一等。”

普罗霍尔停下来,转过身,向上边看了看。

“什么事?”他生气地问。

上边的人走下楼梯，保尔认出是佛罗霞。

佛罗霞拉住那堂倌的袖子，压低声音，哽咽着吞吞吐吐地说：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挣开胳膊，恶狠狠地说：

“什么？钱？我没有给你吗？”

“可是，他给了你三百个卢布呀。”佛罗霞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哭声。

“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挖苦她说。“你想让我都给你吗？太太，一个洗盘子的女工值这么多钱吗？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就足够了。想想吧，你的运气已经不错了！那些比你干净、又有文化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哩。只在床上睡一夜，就得到了五十个卢布，你应当谢天谢地。没有那么多的蠢货。好吧，我再给你十个，不，二十个，不能再多了，你如果知趣点，将来还会赚到的，我给你找主顾。”普罗霍尔说完了最后一句话，便转身走进了厨房。

“你这个流氓，畜生！”佛罗霞追在他后边咒骂，接着就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边的暗处，听到了这些谈话，又眼睁睁地看着佛罗霞在那儿抽泣，还把头往那柴堆上撞，他这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然而他并没有出来，只是默默地、使劲儿抓住那扶梯的铁栏杆，脑海里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

“这些该死的家伙连佛罗霞也出卖了。咳，佛罗霞，佛罗霞……”

保尔内心深处对普罗霍尔的憎恨更强烈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如果我有力气，我非把这流氓打死不可！为什么我不像阿尔焦姆那样高大强壮啊？”

炉膛里的火在闪动，小小的火苗熄灭后，又颤抖着燃起来，汇成一股细长、旋卷的蓝色火焰；保尔觉得，仿佛一个人正在向他吐舌头，嘲笑他，讥讽他。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爆裂声，还有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擦了擦手。

厨房里没有其他人了，值班的厨师与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了。夜里，厨房有三个小时没有活儿，这时，克利姆卡总是跑到上边和保尔一起打发时间。这个厨房里的小学徒和黑眼睛的小火夫已成了好朋友。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到保尔在敞开的炉门前蹲着。保尔已经看到了墙上那个熟悉的、头发凌乱的人影，头也不回地低声说：

“坐吧，克利姆卡。”

克利姆卡爬上柴堆，躺了下来，瞅了瞅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的保尔，笑着说：

“你怎么啦？在对火炉施魔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将目光从火苗上移开，那对亮晶晶的大眼睛望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感觉到他的眼睛里藏着一种无可名状的忧郁。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朋友眼里有如此忧郁的神情。沉默了一会儿，便问他：

“保尔，你今天有点怪……发生什么事了吗？”

保尔站起身，在克利姆卡身旁坐下。

“什么事也没有。”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克利姆卡，我在这里很难受。”他把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

克利姆卡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问：“你今天怎么了？”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来这里干活那天开始，就一直这样！你看看这儿的情况！我们像骆驼一样苦干，到头来不但没有人感谢你，反倒谁高兴谁就揍你一顿，还不许还手。老板雇我们为他干活，然而谁的力气大谁就能任意揍你。你就是会分身术，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人都侍候周到，只要一个没侍候好，就得挨揍。无论你怎么卖力干活，该做的全都做到，做得无可挑剔，也总会有侍候不周的，那还是要挨耳刮子……”

克利姆卡一惊，连忙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这么大声说话，有人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一下子站了起来。

“让他们来听吧，我反正不准备再干了。去马路上扫雪也比在这里强……这里是什么地方……是坟墓，人人都是流氓无赖。你看他们个个有的是钱！他们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对姑娘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